

侨社风云集

刘纯南著

侨社风云集

刘纯南著

PDG

集雲風社僑

著 南 純 劉

行 印 社 料 資 化 文 國 中

總辦事、僑務、僑胞	一九
座山、祠堂、廟宇、戶外	二一
善長、善親、婦人、男	二三
外交、僑務	二五
宗祠、僑的買賣	二六
精神與僑教	二七
善堂與變化	二九
佛教團體的變質	三〇
華文報章的興衰	三一
文藝活動	三二
當面僑我的問題	三三
主廚無能而致	三五
改選李南漢人事	三六
陳延福與僑社	三七
大使館、僑胞的家	三八
金松歐使使函	三九
中共歸來的困擾	四一
北戴河、僑胞的視	四二
談中華會館事件	四三
華聯決不盲目號	四四
中華會館的陰影	四七
今日發表意見	四八
饒漢人的心聲	四九
陳南漢的遺囑	五〇
中華會館與海外華	五一
善堂人事風波	五一
批准與勸阻	五二
僑賢弄巧反拙	五三
理事長官樣文章	五四
漢家道士羅說	五五
僑領高堂受敬	五七
善親、充記官	五八
老手與手神術	六〇
僑領小敵樹倒伏	六一
總幹事代做孝子	六二
僑務路向、入	六三
善長致詞叫「善浪」	六五
招牌、天魚池遺囑	六六
書生致書做別家	六七
馮振榮定議	六八

輿論制裁與×通	二四
吳漢雲述義展退記	二五
劉詩雄承論	二七
鄉風與聯合發行	二八
僑社世情話	三〇
銀水頌	三〇
僑官卸轡	三一
暗勢力的腐蝕	三一
轉之用，和爲貴	三一
副理事長	三三
今之老黃忠	三四
開會睡覺	三四
奉命值老婆	三五
留學與結婚	三六
知和知病	三七
發現錢眼	三八
行動安全公司	三九
公私感分明	四〇
正視老的問題	四一
可憐的三郎	四二

羣的時代	四三
天下爲公	四四
托老生子	四五
光陰似箭	四六
開會打瞌睡	四六
元老應讓賢	四七
可貴的友誼	四八
泰華人物品評	四九
鄭午樓先生	五〇
林樂榮先生	五一
金鶴史先生	五二
鄭允植先生	五三
馬權記先生	五四
吳佩珊先生	五四
胡三民先生	五五
吳明輝先生	五六
郭眉光先生	五七
鄭廷松先生	五七
費克民先生	五八
張瑞財先生	六〇

帳望中原

在異域中過着流兒生活的人們，難免如鄉思「在客千日好，出家朝朝難」無眼鄉思。因此，每逢佳節，喫到家鄉風味，就會連想到「雙柑美酒話黃梅」的故鄉故事。何況「憶鄉遇故知」般的情緒，其餘味更題於我們的腦際，自不待言了。

「銅鑼開市，搶奪西川」，形勢變遷，毛禍作亂，共黨竊據大陸，於茲二十四年。二十四年來，家鄉那種淒涼的境況，那種困苦的情形，論諸海外的人兒，自有懷念的心情。

今日的家鄉，已不是沒有自由的家鄉，毫不放鬆也不敢言的家鄉，在共黨倒行逆施下的人民，已不知道「自由」的味道了。漢家文物，早已概上北坡毀了。從此口到彼口，從此心到彼心，我們早就與家鄉父老兄弟，諸姊妹相隔隔了二十餘年來，我們海外僑胞的「回批」，談的還什麼呢？甚至數語：要福、要衣、要藥料；它沒有給我們帶來歡欣，也沒有給我們帶來人性的溫暖，只給我們帶來久旱；祇有徒增辛酸……

大陸的同胞，無日不在掙扎之中，所受的苦，至斯而極！二十四年了，我們不去拯救他們，要等待何時？難道我們忍心看他們過着牛馬生活？難道我們忍心看他們被縛着枷鎖？難道我們忍心看他們被「革」命！不！我們必須自強，步武前賢，配合大陸義胞，和海外外同胞，討毛救國，萬救災難的使命。大陸的眾胞們，你們看過「毛語音」中的「下定決心，排除萬難」，跟毛那門子，把它的門子，一直門倒取得「最後勝利」，反共育樂家馬思聰，他在共區時，曾被迫說「毛語音」，結果，他就是「活學活用」毛語音。

所以我們也希望大陸眾胞也要「活學活用」毛語音，爭取最後的勝利，推翻毛那政權。

今天，毛禍大禍批孔揚秦運動，擺於環球之中，我們海外青年，苟不求長進，消弭災害，則亡國滅種之慘禍，即在眼前，非可等閒視之！

然而消弭災害，並非空言所能奏功！必須壯敢自強，憤謀能斷，乃得抵狂風暴雨，而永保神明之裔于勿替！

南望王師又一年

大陸自民國三十九年春全部淪陷于中共手裏至今已二十二個年頭。自由人士對「反攻復國」的口號，年年大聲疾呼，直到現在已磨滅力竭。自由中國政府當局所作「反攻復國」的承諾，亦已成了長期而未兌現的空票。

而今，世界已變遷正義了，中共已混進了聯合國了，美國盟邦已作初步出聲聲援友了。人心上已至少有百分之七十以上大聲疾呼：「生存唯有反攻！」呼聲震徹宇宙。

諸葛亮的夜出神水費問說：「先帝漢祚雖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臣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垂折之牙，故知國賊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南面而待亡，孰能代之？」意故臣臣而無疑也……老實說：今日大陸民心之仍然趨向于中華民國政府，跟及海外千千萬萬僑胞之擁護總統，無非存着信任回歸復國之心，亦有伐賊之力，假使國府今日不征，則海外人心固然日漸背離，尤其是在大陸的同胞，也再不可救，而台灣之中華民國政府，也就再沒有存在的意義了！因為海外的僑胞，一百分之一百是從大陸逃離海外的，台灣是民族的進步，根本沒關他們的痛癢，因為他們的家鄉在大陸。

自由中國，一直以「大陸人民親友」相期待，但大陸人民赤手空拳，祇得有氣無力，難以擋卒而迎；即使中共部隊反正，假使他們自己革命，打倒王政權，而不與國軍配合，則又如何？劉少奇，林彪被「鬥倒」與「革命」，便是一例，國府當局可否估計及此否？

關係反攻的問題有三：一，反攻軍事的本質，與北伐抗戰不同。北伐抗戰四個時期，軍事雖然勝利，而勝利之果未能確保，是我們應當記取的教訓。今天我們的軍事有進步，對反攻勝利有信心，但如何安置有關支持軍事之各種力量，並促進其協調配合，確是大家應當檢討反省的問題。反攻軍事行動，與過去北伐，抗戰的軍事本質完全不同，北伐目的是為了政體的革新，抗戰目的為了民族獨立，目前的反攻是為了挽救大陸同胞的生命，等於一個大規模的「

從日本侮辱我國說起

能無憤者，尙得謂之中國人乎？

其實啊！近來大陸同胞之慘苦，海外各地僑胞所受的歧視及壓迫，正造成一種「天譴」或「人望」似的，多方顯示給我國政府當局知道：這種不能再稍遲一刻的反攻大陸最後時刻了！

難道我們的當局者，這一次，日本的歸我事件，竟熟視無睹，無動手衷麼？

究竟什麼時候才敢發動反攻，作徹底滅亡之計，徹底消滅中共給我們的災害？

同時給那些沾沾自喜，以侮辱我國為得計的日本及無道義的國家們看看大中華民國的正顏色呢？將行政院長：閣下對此事有何變態和計畫呢？

·六·

不能再忍受下去

「威震見松柏，反激誠忠貞。」我們讀了安谷週報數月來的立場，尤其讀了上期「海內外同胞一致盼望：此時應請整頓一掃了！」一文，使我們有所感動，也有所激勵！

這些日來，不要說國際間有利我國關係，並無進展關係，就是奉華僑社大人物，而論的領袖，也無所謂道義原則，在這翻雲覆雨的世態中，見利忘義，所謂奉華大人物，竟然就這形勢，發表議論，爲虎作倀，竟論領袖，在時局前頭，粉墨登場，助紂爲虐，大體前進姿態，給中華民國悲情的侮辱。這也是我們所難容忍的，我們一直在提拱着，警告着：「中華民國要求生存有反攻！」！人不反攻，則時刻都有受此奇恥大辱的絕對可能，不管國內還是國外！

當然，台灣的當局者，他們也許未嘗無此感覺，甚或說來會比我們感覺得更深刻，更沉痛，但由於「去歲不戰，今年不戰」，却愈來愈會使人想問：他們到底定住在寶島上，甚或有些人已都過慣了舊曆場，日夕有下場小輩河漢

奉承着，極意逢迎着，所謂堂上一呼百諾的，當然想不到，我們海外孤兒今日所受的奇恥大辱。

老實說，今年的雙十國慶，是否看不見旗海了，能够忠心耿耿的，升起國旗慶祝的，寥寥無幾，但歸根結底，還是我們自己的不爭氣，使流亡海外的孤兒們，有家歸不得，中華民國政府的反攻口號，又一呼二十餘年，喊到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已再不相信我們，目爲「幻想」，於是乎日本的對華政策，有了極大的轉變，「以怨報德」了。中日斷交所影響倫觀的情緒，使人心目漸著難免此爲是。

海外僑胞，百分之百，都定從大陸逃難海外的，海外的僑胞數萬，他們的家屬大都定在大陸的，寶島怎禁進步，根本就沒有他們歸籍，由於同胞「今日不戰，明日不戰」，他們也被迫停學上「時寇」，人云亦云了。我們認爲復興的使命，必須在國內外的這一代完成，這任務如留給下一代，將一切都落空，這是一個極端現實的問題，在時間上沒有任何理由再期望等待了！

國共和談問題

進來港時常傳出國共和談消息，最近章士釗由北平到香港，快報也同樣的傳出調和和談之說。和談怪風，吹遍海外，衆多子民，因離離海外，雖指荒涼，約莫二十左右年之久，由於子思鄉病作祟，他們一聞國共和談，也樂口同聲附和，熱望國共和談，天下太平。夫和談云云，顧名思義，也僅僅方代表，和氣一團，談笑風生，據自己本位，要一尺者還八寸，金封方的立場，求半斤者予四兩。彼此折衝，互相讓步，乃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意見接近，利益均沾，穩之，而聲成功，化干戈爲綢，訂立協定，息兵戢戢於祿福，蓋禍生靈，皆大歡喜之盛事也！

二十年前，有所謂國共和談者，指政府之尊嚴，增叛逆之狂妄，打擊反共士氣，自毀團結長城，喪身投異之政客，搖尾乞憐，墮落難免之陷陣，河山色變，嘆懷舊同胞，水深火熱，噬綠林賊子，沐猴而冠！一笑是成千古恨，再回

年訂向牙利之選擇而目之手段，此不能不向和平者供一點新的意見的！陳廣深氏這篇「當前世界局面及問題」演題全文刊載於東京「揚聲日報」。

誠戰要用談判方式來達成越南的光榮與公正的和平，自然是最難得到的。越南戰爭跟十六年前的韓戰一樣，是由共產主義份子所發動的，只要共產主義份子停止侵略行爲，越戰就立時可以結束。如果尋求其他解決方案，就等於漠視正義與傷害人類自由。

解鈴還須繫鈴人，越戰何時結束，端賴共產份子何時停止侵略行動爲止。總之：和平的力量是不可思議的，它總有一天能因戰爭的力量，這紙定時間問題。越南戰爭總有結束的一天……總聲將止，陰謀將散，越南人民又將在和平的振盪下欣慰同榮。

處變不驚

在舉世矚目的聯合國憲章，終於十月廿六日由少數國家牽引中共入會而告破壞和解體。我國政府在美明領袖蔣蔣公領導下，宣佈退出這個違反正義的組織，及一切交任何進一步的會議。

今天無論是在台灣和海外的二千五萬中國人，由這本的消息而驚，彼此都顯出「處變不驚」和「莊嚴自靜」前途光明與偉大的心情。儘管此時此地，有不少投機份子言行另外一套，潛伏份子呼之欲出，但總要無損於我們對中華民國的忠貞，甚且更加我們愛國信心，深知中華民國必能復興，毛共必於倒下。

我們有著一股信念：「打倒敵人，完成革命，鞏固我們不搖不動，愈戰愈勇的革命精神……」何況，共產主義已是要貫滿盤，臭名昭著，舉世皆知，凡是由海外以觀香港而進入大陸有親的人們，親歷其境，莫不得到事實的考驗，則更視之畏途，不敢再臨其境，自甘絕路……

總統蔣公在中華民國宣佈退出聯合國後，發表告全國同胞書中，訓示我們說：「反共鬥爭的行程，正如在風雲變幻莫測的海洋中掙扎前進，只要大家對於反共的基本形勢，都有共同的認識，不爲一時的變局所迷惑，緊緊把握正確的方向，橫誠團結，協力同心，禍福相倚，甘苦與共，在風平浪靜時，不鬆懈，不苟安，不驕惰，在暴風雨來襲時，不畏怯，不失望，不自敗，形勢愈險惡，我們愈堅強，愈奮發，必可很快到達彼岸，拯救同胞，光復大陸。」

我們讀了總統訓示，我們更深信，中華民國也必更接光明之晨曦，所以，今天欣逢 總統蔣公八秩賀五華誕，我們得以欣逢 總統訓示來表示，我們向 總統祝壽的崇高敬禮！又，我們倚居泰國，在泰皇陛下及泰政府當局仁政庇護下，得到安居樂業，我們更應循一向中外親善的途徑，奉公守法，正如世界日報十月廿七日社論中所說：「我們僑胞，既居于與我國有友好親善關係的泰國境內，我們就更應居安思危，不可妄自菲薄，以至有什麼違反泰國政府法令規定的行動，同時凡我僑胞，尤應繼續團結合作，不可聽信任何挑撥分裂的意見，尤其來自國外電訊過份的宣傳！我們只有「處變不驚」才能接應時代的考驗，也才可能在未來各種紛亂變化當中，處之以常，居之以安」

的確，這是多麼愜然而懇切的說話，我們在這一點上，萬不可不注意，希望大家在恭祝總統蔣公壽誕無疆的同時，應該格遵總統訓示，接受世界日報社論的呼籲。幸甚！

我國使日的外交人員

回憶二十七年，日本無條件投降，他們領野間，多麼的卑躬屈節，我國官民則多麼的寬容大量！今觀宋潮三十年的光景，正所謂時移易易，我竟反躬而有所求于日本，偏受侮辱，這又豈堪大意侮哉，而非人事不貳哉？

溯二十三年前，蔣總統曾有南極與菲島之行，吳鐵城氏以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之身份，亦曾先爲元首作前導，並曾訪日，時中共至爲畏忌，乃有「舊吳三桂」之號以譏吳鐵老，其實中共當時之擁有大陸，半由徵降，假使人心

不是那甘肅，日中其不無那等通融，大局文章雖無可挽救，明乎此者，則其政局，便守士傑居奇之士，周參贊最大責任，但戰時既經日，甚事其作而決之，世無能無誰？今日大陸七條國聯既已可謂無及，貴州當局則謂二且士官學生聚眾之方，對於反政之除，為我河曲，却猶有未計，焉多步使將外交大臣則謂不測之方，作諸客于技藝，若人回者顧盼，不是更甚也極了那？

我思我日有大使館之設，孰無其氏以國民政府中更繁雜和書七之方，而機干般，雖老不可謂不大，信譽不可謂不重，但國民政府多年，却有一人不能忍于言者，據說當時大使館人員，他則所配屬的，竟多不是外交人員禮照，而是普通商人進駐，日本領對面道此事，時國民黨外交官準備中其更得時，有聚客在滿亡于日本的打算，手邊再加修視；而大使館，亦只顧購買汽車，爭車便利，和檢制中日書照功其。至于對日的中日外交，可謂害多勢少，尤非戰時日本所喜民主，一日千里，將死在日本，可以活錢，極其人士也說不少，却駐之下，左右派之方，有了明顯而大說的對照。

現在，中日關係之變化，已成萬事之靈的點，至於其政府當局有何因應之策，有待事實證明。

我思日本大使對滿鐵董事，於七月二十五日下午由扶桑乘事，和金陵吉青兩省鐵路，與省鐵路一兩局前赴日本外務省訪問各季相，提出對日外交的結束抗議。據日本報載，日本外務省當局會議，長野大使抗議內容，則七月二十日及月及外土的抗議聲明相照，要求日本與由其建立談判，中止間友好在兩國後亦將有不可設想的後果。

依最近日本的情勢對照，日之方已成為挽回不了的洶湧難防。可憐的東大校，遍發惡言，豈不能成府，為國害之害，因是令人同病相憐！而其心理的苦楚，更是值得人深同其痛之過之過！

但我對日本大使館似有因國之策的壓力，而似無訂定因應之策的用意，據說對日外交由外交部直接受行政院的指揮，且其館任不從供政情，代其對日要求，協調式抗議而已。諸如鈞和吉列島問題，多由國內主官擔任負責，我對日本報則聞而不問。

駐日大使館的外交人員，如受事處，有幾事，專自命一。另有數名留日，但都投奔日軍學舍北軍國學校，日語學句不精，中竟也需他教予語通帳。這般專員相當能幹，不能不算才子能之一，但流理日本，甚於浪蕩人才，為什不派到英語學校去？則大使館人極明能幹，但出使日本，苦了牠，甚於浪蕩人才。為什不派一部份赴日本話，限日本的對財部通發的人出使日本？我國駐日大使館及所屬事務的人員不少，但能說能說日本文的又有幾多？本報索里的那個只有一成，別是大使館的官員，就這日目的中日語言，也非許多不學無識，依舊翻譯，投索，推測，怎能應付自對日外交？

我從日的外交官自，令人起死之事，繁竹難書，吾人亦不意卒口，不過今日日本忘恩自負，公開侮辱我國，我們始不能不說一。

勝利後的僑社

歷史上有过一次變動，自教會使一些人失意，一些人得意，何況一個天子一個臣一，自古已然，於今尤烈，得登的僑社馬，誠高氣揚；天意的窮途道，按數半驅，自是一旦現象，在華僑社在戰後短促的二十餘年中，經過三番四覆的大變動，使整個僑社也產生了不少思想惡果。

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南進，使一般人，認識外交，日自走向，作威作福，為虎作倀，無辜小民，遍滿空前浩劫，影響所及，使一般人物死的死的，能不泣！

抗戰勝利了，日本投降，部份華僑對政治知識頗為淺薄，竟見中國是戰勝國，而為勝利者得了埋單，與華人互相仇視，製造不靖事件，耀華方諸一帶互相敲打之外，連日各學出武裝互相殘殺，聚火等不幸事件，弄得理大不寧，人心惶惶，連一出家門，也須提心吊胆，防不勝防，當局發動了大批警察，使甲申種華僑人，紛紛離苦平息，但激動了華僑，加劇了對泰人仇視的大炮，而以羅市等地方，抗議當局。

經過此番紛亂，一個以軍人出身的華僑教員劉輝，脫穎而出，與李春德總聯合組織一支中泰保安混合隊，劉輝出任副大隊長，各負責抑制不靖事件。這支混合保安隊為期極短暫，影響力却不窮，勉強能平亂戡火歹徒。混合保安隊雖告散，劉輝却成為戰後佔社第一位風雲人物。

共黨掌權，大變色，晏谷成了難題的「後漢」人物之托詞。這些「後漢」人物，倘若在大陸陳列出來的錢和鄭家來作亂，晏谷作亂云。這些人物，他們一入陸情勢不同，便是早把鄭家財產分給，也許他們先見之明，認為晏谷來作亂，因此他們都在各自自由在，在寄身居無幾時，這票「後漢」人物，本應認清理姓，安份守己，息了野心，停住他們在市廛混，不要再有什整政政治野心。可是事官恰相反，他們一安定，靜極思亂，三五成羣，大搞第三勢力，煽起反共倒蔣旗幟，利頭來，第三黨病不成，到渠盡人睡覺，變成更窮家少。

大陸全面赤化，投機份子一窩蜂輩出。大甲東人張仁昌，捧起「民主黨」旗幟，自稱是全民戰分庭統帥，我殺滿天烽火，後來因事辭職歸隱，并同全民盟、揭批左資人物，這個人物，就是『毛主席』。

在要緊大道人物雖被當局掃蕩，但標榜中立的亮先生，卻不約而同向左看青，投誠獻順。那時，我國刊創說報不久，披掛着美索倫亞國、揭批：知信傳理等，接連三萬處改革，曲盡其妙，製造家風；赤浪橫流，他社紅色恐怖極至斯而極，後來乃立元帥普勒恩庇成功，空樹政權，大事改革軍政機構，訂立憲法第五十七條，實施反共條例，關閉親共報館，查追人物，他社輪船游過西門寺，安然無恙。

在乃沙立完館政前，左道份子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事涉淫逸賭莊組織，××××以一個明泰山臨賦的書生，搖身一變，成為一百餘萬潮人的首虎主席。當其出任潮州會館主席期間，潮州會館却被左道份子染上顏色。某些忠貞國府人士注意此舉，聯合在力報（週四）刊登啓事聲討，抗議。影響所及，潮人對這個具有團結鄉親的組織感到極大的失望。頭年，結果，由於一位行腳僧在義山亭絕舌揭發他當首虎的抗議行動，予他嚴重的打擊。他終於拉了主席紗帽，而隱居起來。

以名臣身身份應開祀，亮與蘇州府會館主唐俊，現潮陽王保文合作無間，大事新舊務，修德會館，大興木，建立大華亭，火化先儒，一代儒哲，有聲有色，遺無天不測潮陽人，鬼神降臨，危機四伏，在火化祭禮法會一天，鄉間作誌未酬，忽傳噩耗，代德哲，浩然歸土，臨歿，一年之間潮陽儒人，相繼而逝，竟耗幾；東南崇祀吳安先後歸國道由，王保文繼承鄉間主唐俊不久，遭遇劫星宮廟庫中案件，終於宣告失敗。後來，何外東來地埋家指出，國神之降臨，乃袁山亭新建墓亭所啟。理由是聖人有「水火不相容」之說。興建火葬亭之時，何外東所指示，建於水池中央，難怪在「水火不相容」因神必燃毀於劫難免，此言是否當理？姑妄言之，

當太監喉啞金金報未候查封時候，某些左道偏配與盛中、中華總商會，包圍金成主庫，傾軋紛爭，連一面而聚不隔，造謠中傷，攪盡畢端諸事。幸張故主席，立應聚定，咸式不屈，利誘不成，移爲舊漢共仰的第一號華僑領袖人物。衣履而面力，爲國民外交而致命，爲謀僑社福利而奔勞，終終得個心，不爲僑漢共仰的第一號華僑領袖人物。乃陳說時，僑社見了許多僑勞人物，盛氣凌人，爭長較短，組織糾葛，吸取僑胞血汗，聲勢凌厲不可一世。這些僑勞人物，都是以招致謗訕，引人反感。佛家有言：「善惡別報終有報」，這些人，結果遭遇意外慘死，連屍體都葬不能殮葬。

「官」字兩個口，向來老百姓以為官者都沒有什麼好感，自然，這不能算「竹竿打死一幫人」，陳山前受人捉弄，

戰後，中泰兩國正式建立邦交，第一任大使李鐵印，是位強毅的雄威，持節奉命，作成冊牒，齎赴外交來，談判條約，不料，最後竟然由於昇平書院問題，在何當局面交涉，無法收場時，而以「不要怕」一走了事，還有仲武官、謝保、洪大使、都還有辱使命，拉盡平倫光彩，胡作非為，醜行堪聞的低能外交官。

他姓二十餘年間，發生過許多多難有古稀的事情，本也還是淳樸，人就好像剝削，彼此一經接頭，不覺你刺我，便是我刺你，不止是互相刺，而且互相殘殺！到了生在，自覺勾心鬥角，再加上土里洋場，聲色犬馬俱備，那就更多彩多姿了！

華僑的環境

華僑在祖國，作客異鄉，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華僑與祖國都有密切的關係。祖國的風俗習慣，拜神祭祖，每年經常舉行，每逢農曆正月十五日，各種宗教大典，而每年七月十五中元節與農曆春節，為兩大節日，家家戶戶都拜神祭祖，讓出家中中元節還有其鬼的習俗，廣僑人則中元節時，每年建廟酬神，且各月節日大排筵造拜諸神恩德，著名的月就慈德老振壽，每年中秋節前後，店前山山人海，利市百倍。清明節拜掃祖墓例俗，三月路鄉陳降龍名之渡濟，每逢清明節日，門庭如市，燈明燈亮亦添光，喪事多假座廟宇舉行，有祀西地位者極盛衰堂。下中階層多延僧人道士誦經功德，表慶方面則在酒樓開筵宴客，如係結婚，則加土聘金等等，而喪不少。因風氣漸趨奢靡，非極力節制，則則子沒有完。

泰國與南魚米之鄉，生活本來容易，但年來商情不景，物價全幅波瀾，加上缺乏廉潔的惡習，境況已大不如前。近來又加上泰政府官商保留工業及勞工條例，總而言之，華僑的黃金時代已成過去，目前最多只能維持現狀而已。

泰國之移民與僑民，其技術的國家竟已很多，華僑只知守舊，處處決意，不為非作歹，便可自由居留。目前許多大商與工業，都係由泰人土合資經營，其中個人多數失敗，少有經營工業而獲勝者才幹。華僑以此被阻礙自強，以學術的人才配合泰國人之資本，非如魚米相依，相得益彰，故有識之士，無不認泰國與僑民結合，不啻分餅，泰國土地廣大，物產豐富，雖是熱帶，甚宜耕種，乃因立憲以來，泰泰出款更加親近西國，而華民因技術與泰國合作無間，協助發展工業，前途大放光明，而泰國因泰國經濟的繁榮，就屬不少，故華僑只有與泰國人親善，如能合作，才能各盡其長。

新加坡化大陸，由於政治影響所及，華僑與國家關係密切，諸多有識在第一家把泰國講意關係，長期定居下去。因此義山林立，集會結社應運而生，自是這工廠也不少，使泰國市容煥然一新！

新加坡僑於政治意識非常淺薄，很容易受中共黨報給予誘惑，有時受宣傳倒管理了理智，事不關己，忘記自己身居異國，只以非自任主張，一廂情願，人加一舉，結果，親筆簽名，被請出地時方知問題。一般僑民以及老僑，普遍只知有「唐山」，自中共佔領中國大陸以來，他們只知唐山已轉朝，祖國有其神主義，不知有中華民國的存在，不知台灣是什麼地方，更不知台灣是自由中國的所在地，而華僑青年，由於接受中共教育太少，其或未有接受，談及自由祖國情事，每每無動，更有甚者無動，他們只知祖國的過去在中國大陸，因此他們對中華民國的觀念，似乎早已淡忘。

而在另一方面看，中共的誘惑份子，對華僑青年的毒藥深極，如水能淹地，無孔不入，其口說無憑，反是大陸的共產中國，並非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探究原因，有下列事實：

自由中國每年都有數百人員來台宣傳，這本來是極需要而又最好的一件事，可是政府人員們到泰國，常只除了正式拜訪外，就是接見幾位僑領，接受各僑團的公宴，數杯酒，發去一稿演說詞，便身功告成，任務達成，殊不知所接見的，皆是難得僑領，所接見的，也是政治領袖的遺失之詞，此身受到熱烈歡迎了。當時明言來，往往強硬出行，明令暗訪，為的是深入羣眾，瞭解民間痛苦而實政，如果僑民去大陸的宣傳使，而站在上，不接觸中下層人士，則下情不能上達，僑胞們的怨氣，無法瞭解，於是反動僑胞對自由祖國偏見，而漸漸來抵達，則欲爭取僑胞，結果他眼在國外的方離，而作國外的支援，離手且離了，這反自由祖國僑務工作，應加以檢討改善的地方。

僑社面面觀

僑領·僑賢·僑落力

在我沒有認識僑社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僑領」這些名詞還不大瞭解。後來，我開始與僑社接觸，才知道「僑領」這名詞，別有一種風味。

二十年來，社會結社，尤以洪水般的興辦，統計社團的種類，有省份、縣份、宗教、宗族、慈善機關，林林總總，多得勝枚舉。

有了組織，便有了組織的幹部人物，如主席、理事長、董事長等，這些都是組織中的主要人物，也就是僑社人所共仰的僑領大人。

僑領在學問上讓你三分，不過他們的財富，大可令名流學者肅然起敬。所以僑領的資格就是錢，「有錢便是僑領」，二十年來都這樣相沿下來。

有錢能使吏屈膝，僑領雖然是老粗，但他們有錢，可利用金錢，雇用人材，為自己沽金，因此「賢者不愚者之位」也就成為僑社一種風氣。

這些為僑領貼金的人，就是僑賢。僑賢的名堂，遠不比僑領響亮，因為僑賢性質不同，一是有「貝」之財，一是無「貝」之才，有貝之財，則受人逢迎，無貝之才却被人淡視。

我們經常在一些集會中，時常發現站在講台上口誦機鋒，足趾滿身致詞講話的，並不是僑領，是被稱為僑賢的秘書。這些僑賢往往在僑領之下，他們的責任，是代僑領致詞講話，題詞寫歌頌功德文章。

儘管僑賢在講台說話怎麼落力，但他說的話，完全是代表主人說的。所以第二天打開新聞紙，大字標題：「某

某僑領應邀致詞，諸多精警博得雷動掌聲……」但都停在講台實際說話的僑賢。在新聞紙上却一字都沒有提及他。起初，我還覺得有點莫名其妙，久而久之，也就從瞭解中成了習慣。可是我一直對僑領、僑賢都不敢高舉，因為做僑領有的是錢，沒有錢而喜歡在僑社出風頭，拼命想做僑領，可是人們很快地就給你冠上「三索」不譽之名。

至於僑賢，我也不敢稱我，因為沒有研究過厚學，而皮不修厚，也沒有半馬精神，所以就註定窮一輩子。

在僑社以「僑力落」出名，而衆所公認的天字第一號的人物，便是已作古的林陶生和許良傑二氏。林陶生被視為「僑力落」，許良傑被視為「僑三索」。因為他們沒有家室事，沒有做僑領的本錢，但他們喜歡服役僑社，成為僑社型角，走阿爺路，所以「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同樣是為僑社做事，但人們始終以不同的眼光來衡量，註定了他們

的力出得沒有什麼代價，得來的代價，便是「僑力落」與「僑三索」不譽之名。

除了林許二氏之外，還有許多比林許二氏更理性，更厚臉的三索人物。這些人物具有天然的理性精神，有「附和性」和「歸順性」，他們像軟骨動物，專門拍阿爺馬屁，跪伏在阿爺膝前吻阿爺足，依附心理。這都是僑社理性的三索客。僑領前阿爺後，都是這些三索附和助威，此即所謂「內吞稻米」。

三索客是僑領的不可或缺專利品，有了三索，必有威風，三索只要在了幾塊錢，自然妙用無窮。常三索的人，只要面皮厚，腦筋靈活，逢迎有術，還落得一個「識時務」的芳名。憑三索的精神，與阿爺打關係，替人家奔走，講講斤頭，只要三索到了，「天下那有識姓的人」。

總幹事·僑編·僑記

奉獻社會，三個社團林立，宗旨繁雜的社會，尤其近十幾年來，在風雨中，有新舊交織的中外文物制度，有各式各樣的習慣禮俗，一個人生活於這樣的社會，而欲對付這樣多方面的禮俗習慣，那就勢所難能。因此，組織起一個社團，而從各方面來替僑社服務，稍盡一點及人事責任，那是團體最低限度工作。

